東坡續集

第十五冊

東坡續集卷第七

書簡

荅參寥三首

專人遠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畧秖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在一箇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罨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

未會合間千萬為道善愛自重

又

穎沙彌書迹巉聳可畏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少尚留情詩句字畫間為兒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真游戲三昧也居閑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楷法輙徙數篇終不甚楷也秪一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舶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險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耳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意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又

淨慧琳老及諸僧知因見致懇知為默禱於佛令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来亦粗為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為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兒不動懷其餘不足云也俞承務知為少游展

力此人不凡可喜可喜今有一書與之告專一人與
轉達仍有書令兒子輩準備信物令送去俞處託求
穩當船主附與廣州何道士也見說自有斤重脚錢
數日體例甚熟

荅南華辯禪師五首

竄逐流離愧見方外人之舊達觀一視延館加厚洗
心歸依得見祖師幸甚幸甚人来辱書具審法體佳
勝感慰兼集某到惠已二百日杜門養痾凡百粗遣
不煩留意念

又

專人遠來獲手教累幅具審法履佳勝感慰無極又
蒙遠致筠州書信流落羈寓每煩净衆愧佩深矣承
惠及甖粟鹹豆等並荷厚意泉銘模刻甚精某此凡
百如宜不煩念及未由瞻謁懷想不已熱甚惟萬萬
為衆自愛

又

所要寫柳碑大是山中闕典不可不立石已輟忙揮
汗寫出仍作一小記成此一事小生結緣於祖師不
淺矣荒州無一物可寄只有桄榔杖一枚木韻而堅
似可采勿笑勿笑舍弟及緫師等書信領足比有人

去巳發書矣張惠蒙去歲爲令看船不得禮拜祖師
及衣鉢甚不足令因来人令相照管一往不訝喧聒
此子多病来時告令一得力莊客送回也留住五七
日可矣

又

淨人来辱書具審法體勝常深慰馳仰至此二年冊
涉寒暑粗免甚病行館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園
築室爲苟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當在中冬也

又

近苦痔疾極無聊看書筆硯之類殆皆廢也所要寫
王維劉禹錫碑未有意思下筆又觀二碑格力淺陋
非子厚之比也

答王商彦

忝親戚之末未嘗修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記
及之專人遠来辱賜教累幅稱述過重慰勞加等幸
甚即日履茲秋暑尊體何如其仕不知止臨老竄逐
罪垢增積玷汚親友足下昆仲曲敦風義萬里遣人
問安吾意其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但非不肖所
稱也蜀粵相望天末何時會合臨書惘惘未審受任
何地来歲料詔竚聞峻擢以慰覶望未間更冀若時

自重

與程天侔七首　惠州

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別後有期　門過沐省記遠
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長牋見寵禮意過
當非棄廢所宜承當伏讀愧汗而已未由會見萬萬
以時自重

又

乏人爲公狀幸恕簡略示喻固合如命但罪廢閑冷
衆所鄙遠決無響應之理近發書多不荅未欲頻瀆
也幸矜炤

又

至後福履增勝登訪不果見悚怍無量寵惠羊酒紙
茗極荷厚意荅謝稽緩不罪不罪

又

適登訪別豈勝悵仰比來起居佳勝爲餞蔡守遂不
得請違尚丐珍練

又

少事干瀆過河源日告仲意仙尉差一人押木匠作
頭王皐暫到郡外令計料數間屋材惟速爲妙爲家
私紛冗不及寫書千萬勿罪幸甚

又

江君以別本欲作書醉熟手軟不能多書獨道此紙
而已老拙蔡道空能誦㮚嚴之語而實無所見賢者
得之便能發明如此誦語精妙過辱開示感怍無已
龍眼晚實愈佳特蒙分惠感作之至錢數封呈煩聒
增悚

又

句鶴峯新居成當從天作求數色果本太大則難活
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𡏖稍大不傷
根著為佳不罪不罪

與程正輔提刑二十四首

近聞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問侯長官來伏承傳誨
意旨甚厚感怍深矣比日履茲新春起居佳勝知車
騎不久東按儻獲一見慰幸可量未間伏冀以時自
重

又

竄逐海上諸況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
十年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
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為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
其獲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
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茲

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
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
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德孺懿叔久不聞耗想頗
得安問八郎九郎亦然令子幾人侍行若到披必同
行因得一見又幸舍弟近得書云在湖口見令子新
婦亦具道尊意感服不可言

又

專人至承賜教累幅感慰無極比日履茲春陽尊體
佳勝知春夏間方拔行無緣豈勝繫望部州風物甚美
園亭德孺所治殊不知有可與為樂者否老坡奉聞
更冀若時保練

又

老兄近日酒量如何弟終日把盞積計不過五銀盞
耳然近得一醸法絕奇色香味皆疑於官法矣使旆
来此有期當預醞也向在中山創作松醪有一賦閑
録呈以發一笑

又

數日聞使旆来此喜慰不可言方欲遣人奉狀邀接
手教感慰無至比日涉履風濤起居佳勝旦夕瞻奉
併陳區區

又

某深欲出迎郊外業已杜門知兄知愛之深必不責
此然愧悚甚矣專令小兒走舟次也知十秀才侍行
喜得會見不及別奉書

又

昨日辱承欵語傾盡感慰之深矣經宿起居佳勝所賜
皆珍奇物意兩重敢不拜賜少頃面謝

又

謫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日之
會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別後不免數日牢落切惟尊
候亦悵然也但凝望沛深北歸得復會見爾到廣少
留否比日起居何如果到家無恙不煩念及未緣傒
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河源事上下纔悠而已兩日一信範并書欲附至子由
處輒以上干然不須專差人但與尋便附達或轉託
洪吉間相識達之其中乃是子由生日香合等它是
二月二十日生得前此到為佳也不罪不罪

又

兩甥相聚多日備見孝慈之誠深慰所望未暇別書

悉之悉之兒子適令幹以事未及拜狀輒已和得白
水山詩錄呈爲笑并亂以得香積數句同附上冊本
併納去硜字輒用桱字並舉例也呵呵

又

近檢法行於書未達間伏蒙賜教并寄惠柑子此中
雖有然似此佳者即不識也十有二壞耳謹如教昭
嘗不多喫也比日還[illegible]以來起居佳勝其與兒子如
昨不煩念及大郎三郎各道耗未歲暮無緣會合惟
冀若時珍練

又

和示香積詩眞得淵明體也其喜用陶韻作詩蓋有
四五十首不知老兄要錄何者待稍閑編成一軸附
上也只告不示人耳橋錢必不足用學錢且告老兄
留取切告切告前所聞者已得實狀本州必已申去
蓋亦只止是矣

又

近鄉𢆯法舟行奉書必達惠州急足還辱手教且審
起居佳勝感慰兼集寵示詩域醉鄉二首精力益清
妙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子由及諸相識皆有
書痛戒作詩[illegible]其言切甚不可不[illegible]用空被來

貺但慙汗而已兄欲寫陶體詩不敢奉違今寫在揚州日二十首寄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由會合日聽除音而已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又

承貺温胃藥非惟疾失去伏惟慶慰反復尋究此至言也拙恙亦當服温平行氣藥耳德孺書信已領尚未聞所授豈當到闕乎兄亦歸覲耳何用更求外補恵及佳麪感作意有河源乾菌少許并香篆一枚頗大謾納去作笑有肉蓯容因便寄示少許無即已也侯晉叔寄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不以歸闕此人疑不當遠也故累書爲託之不罪

又

少懇肎聞向所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葺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施三千緡足令起寢堂歲終當圓滿近院旁有一陂詰曲群山閒長一里有餘意欲買此陂屬百姓見說數十千可得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囊中已罄輒欲緣化老兄及子由各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一事所活鱗介歲有萬數矣老大沒用處猶欲作少有爲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可便乞附至不罪不罪

又

此中魚湖之利下塘常爲啓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略無脱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不開江水漲冒即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

又

廣州多松脂閩南嘗買用桑皮灰煉得甚精因話告求數斤仍告正輔與買生者十斤因便寄示舶上硫黄如不難得亦告爲買通明者數斤欲以合藥散鐵爐燉可作精羅衩子者亦告爲致一副吏飲者三物皆此中無有所不罪

又

某前者留博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别無異者欲邀來郡中款問也續寄丹砂已領感愧之極其太丹未明了直欲以此砂試煮煉萬一伏火亦恐成藥耳成否當續布聞比日得七哥書遞中已附謝也六郎十郎各計安未及别書所要書字畧竹固不惜徐寄去也外曾祖遺事録呈

又

蜜極佳荔枝蒙頒賜謹附謝懇蘇州錢倅差一般家人又借惠力院一行者契順與宜興通問萬里勞人

甚愧其意因令附此書或畧賜照管幸甚卒子與借
請少許甚幸甚幸

又

忽復殘臘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急足
回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語五章字字新奇歎
咏不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想加悽斷然終無益惟
日遠日忘為得理也某近苦痔疾無聊杜門謝客兀
然坐忘爾新春為國自愛早膺北歸殊寵

又

某覩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話妙理
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illegible]
兄憂詩屢欲和韻嶮又已更老手五賡殆難措詞
也亦苦痔無情思耳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由一書告
蚤入皮筒幸甚幸甚

又

河南兄弟已歸左右想哀慕之極切希為親自寬也
近有慰疏未暇別紙

又

殘臘只數日感念聚散不能無異鄉之嘆不審兄諸
況何如子舍到否新年不獲奉觴惟祝早膺召命未

間更乞爲時自重

又

人来辱書伏蒙履玆新春起居佳勝至孝通直已還
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里望詠史等詩
高絶每篇廼是一論屈滯它作絶句也前後惠詩皆
未和非敢懶也盖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
當焚硯棄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憂愛之意
所以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
老而能學惟余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
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餘惟爲萬

爲時自重

與廣東提舉蕭大夫二首

春和切惟起居佳勝某罪譴得託迹麾下幸甚劉惠
卿欲上謁杜門省咎人事俱廢以故後時想不深訝
未緣瞻奉伏冀爲時自重

又

伏審使旆延按至惠得遂際見何幸如之某始寓僧
舍凡百不便近因正輔至郡許假館行衙不及面禀
輒已遷入悚側不已想仁愛顧恤不深訝也

答王敏仲四首

再辱手教感戴深深矣仍審比日台候康勝至慰至慰
某凡百如昨新居旦夕畢工即遷入長子邁自淅中
般挈由循州徑路來閏月可至此漸似無事可以却
掃安居矣新政豈弟已穆然嶺海間矣更蒙下訪粗
識仁人之用心也欣慰之極末緣面晝臨紙悅結

又

浮玉聞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聞其畧乎其毋令安
在謗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盡録示決不示
人也起居之語未曉亦告指示近頗覺養生事絕不
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嚥真納息真丹頭
仍須用尋常所聞般運泝流法令積久透徹乃効也
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諸難道在邇而求諸遠董生云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又

春候清穆切惟撫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遠邇
滋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適遷新居已浹日小窓踈
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未期瞻奉萬萬為國
自重

又

兩世家賜教感慰深至曾因周循州行奉狀想已塵覽

即日台候何如哉人事嬉遊感於春時高懷俯就想復與衆同之天气澄穆亦惟此時也莫緣陪後乘西望增溯

與范純夫

某謂居瘵鄉惟静絶欲念為萬全之良藥公久已爾不在多祝也子由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納長子邁自宜與挈兩房来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許下子由長子名遲者官滿来筠省覲亦不久到恐要知六婦與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目疾尚未平幸勿過服凉藥暗室瞑坐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重意丹霞觀張天師遺跡儻有良藥異事乎令子不及别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哉柰何諸子想各已之官其孫婦甚長旦夕到此矣

與蕭朝奉

近得見令兄提舉稍聞動止之詳為慰[illegible]輙冒聞幸恕率易兒子邁般挈數房賤累自虔州小舟由龍南江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賤官重累敢望矜恤特為於郡中諸公醵借白直數十人送至方口

計未遠出州界切望垂念已於循州孥畫得數十人
至方口迎之也流落困苦想加愍察

荅王莊叔二首

遠辱教書具道三十年前都下與先人往還伏讀感
涕仁人念舊手簡見及足矣書辭累幅禮意莊重此
何過也伏審斬焉在疚哀慕之餘起居如宜某罪廢遠
屏有玷知識重蒙獎飾衰朽增光會合未期尚冀節
哀自重

又

某多病杜門人事都絕懶習已成筆硯殆廢承長牋

寵既哉謝苟簡愧負深矣黃茆海瘴正作於秋熱暑
毫汗不能盡意恕之

與循守周文之二首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聞動止之詳併深感
慰枇荔米酒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盡喻今歲
荔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方
有空寓嶺表之歎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飽
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練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
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
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蒸暑

異常萬萬以時珎嗇

又

鄭君知其俊敏篤問學觀所爲詩文非止科場手段亡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亦再三傳語孫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即喜況君佳士乎林行婆當使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八郎房下不幸傷悼

與封守朱朝請二首

前日蒙示所藏諸書使末學稍窺家傳之秘幸甚幸甚恕先所訓尤爲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所開益拜賜之重若獲珠貝又重煩令子運筆益用愧悚老朽不揆輙立訓傳尚未必工異日當以奉呈也新說方熾古學崩壞言之傷心區區所欲陳未易究也臨紙恍然

又

公於春秋發明固多矣舍弟頗治此學異日相見當出其書互相考也然此書近遭廢錮尚未嘗奉復公尚敢言及耶想當一噱

與李大夫

近奉 狀已達比日伏計起居佳勝旱勢如此撫字之

懷想極焦勞舊見太平廣記云以虎頭骨縋之有龍
湫中必能致雨仍須以長綆繫之雨足乃取出不爾雨
不止在徐與黃試之皆驗敢以告

與周文之二首

近蒙寄示畫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
甚暑秋冬之交筍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
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
寡求而易安有芝樂者若吏治不煩即其所安而與
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手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
以默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請題榜也

又

聞公服何首烏是否此藥溫厚無毒李習之傳正爾
啖之無炮製今人乃用棗或黑豆之類蒸熟皆損其
力僕服此藥但採得陰乾便擣羅為末棗肉或煉蜜
和入臼中萬杵乃丸服極有力無毒恐未得此法故
以奉白

與人

累日欲上謁竟未暇辱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
疾惟以威靈仙牛膝二味為末蜜丸空心服必效之藥
也但威靈仙難得真者俗醫所用多藁本之細者爾

其驗以審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黄連狀且脆而不劲折之有細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鴝鵒眼此數者備然後爲真然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臓氣虛實

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効若常服此即每歲收採早萊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效吳嘗自驗知其疾苦故詳以奉白元素書巳作稍服語見

與惠州詹監

君南來清節幹譽爲有識所稱皆曰此東坡弟子由門下客也兩漢之士多起於游徼卒史至公卿者多矣顧君益廣學問以期遠到

與史氏太君嫂

某謫海南狼狽廣州知時姪及弟流落中尤爲慶乃知三哥平生孝義廉靜自守嫂賢明教誨有方天不虛報也明日當度大海聊致此書嫂知意而已

與林濟甫二首 儋耳

眉兵至承惠書具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其與勿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翛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遞角場明日順風

即過矣田望鄉國真在天末留書爲別未聞遠惟
以時自重

又

某兄弟不善處世並遭遠竄墳墓單外念之感涕惟
濟甫以久要之契始終留意死生不忘厚德

荅劉元忠

近別伏惟起居安勝短箋不盡意察之柳伯通因會
爲致區區歐陽秀才實談道甚妙可與閑遊懷思文
忠公愛其屋上烏況族子弟之佳者乎餘惟萬萬若
時自重

荅王敏仲

兒子還辱手書具審起居佳勝感慰無極舟行至扶
胥急足示問乃知有秦州之命歎惋而已行止孰非
天者復何言哉道所照知已平適但治行忽遽亦
少勞神矣

荅程全父推官六首儋耳

別遽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舶到忽枉
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清安眷愛各佳某與兒
子粗無病但黎蜑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
有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

免露處而囊爲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
道聊爲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遊時
誦佳句以解牢落

又

閤下才氣秀發當爲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
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毀筆硯已五年尚寄味此
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耳有新作遞
中示數篇廼珎恵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恵州
比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爲歲也寄
貺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水

精好者一一感銘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怍之至
此間紙不堪覆瓿來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
必甚佳者

又

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恵近詩一軸爲賜尤重
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
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爲二
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溫麗與陶柳真爲三矣此道比
來幾熄海北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
某與兒子亦粗遣窮困日甚親友皆疎絕矣公獨收

卹加舊此古人所難也感作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
愛

又

令子先輩辱書及新詩感慰彌甚筆力益進家有哲
匠矣何復下問乎老病百事皆廢尤倦寫書故止附
此紙不別緘也不罪不罪

又

兒子比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
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為此而目昏心
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紙茗佳惠感怍感
怍丈丈惠藥米醬薑鹽糖等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輩
辱書深欲裁謝連寫數書倦甚且為多謝不敏也

又

久不得毗陵信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熟曾得家信否
彼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為寄少許此間舉
無有得者即為希奇也間或有麄藥以授病者入口
如神蓋未嘗識耳

答程天侔三首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為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
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來訊喜侍奉

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
惠州後大兒子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
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
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
近與兒子結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
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
也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
可者故人知之免憂勤萬萬自愛

又

近得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

前會豈非一夢耶僕既病倦不出然亦無與往還者
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烟
雨濛晦真蜑塢獠洞也惠酒絕佳舊在惠州以梅醞
為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又

新詩過蒙寵示格律深妙非淺學所能彷彿歎誦不
已老拙無以荅厚意但藏之永以為好耳

與鄭嘉二首

舶人回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佳勝貴眷令子各安其
與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佳又不欲

與官貸相交濒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汙池之側茂林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貧窘耳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况諸史滿前甚可與語者也著書則未日與小児編排齊整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隷然無絲髮之求也顧其念之有可以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 柯仲常舊有契因見道區區

又

邈後来相見否久不得其書聞過房下卧疾正月尚未得耗亦憂之公為取一書求瓊州海舶或孝人之便封題與瓊倅黄宣義託轉達甚幸也見説瓊州不論時節有人船便也衆妙堂記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適有此夢夢中語皆有妙理皆實云爾僕不更一字也不欲隱没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醞釀者故出之

與僧隆賢二首

甚慰跡言不意寶月大師宗古老况捐衆示化切惟孝誠深至攀慕涕泗久而不忘仍承已畢大事忽復更歲觸物感慟奈何奈何某謫居遼夐無由往奠追想宗契之深悲愴不已惟昆仲節哀自重以副遠誠

謹奉疏慰不次謹疏　正月日趙郡蘇某慰疏上

又

舟榮二大士遠來極感至意舟又冒涉嶺海尤為愧荷也寶月塔銘本以罪廢流落恐玷高風不敢輒作而舟師哀請誠切故勉為之也海隅漂泊無復歸望追懷疇昔永望悽斷

與楊濟甫二首

寶月師孫來得所惠書甚知尊體佳勝眷聚各清安至慰至慰某凡百粗遣北歸未有期信命且過不煩念及惟聞墳墓安靖非齋用風義之篤何以得此感荷不可言舟師云當一到眉此中諸事可問其詳也遠祝惟若時珍重而已

又

遠蒙專惠蜀紙藥物等一一如數領訖感怍之至人行速無佳物充信謾寄腰帶一條俗物增愧不罪不罪

與元老姪孫四首

元老姪孫秀才屢得書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欲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誌文況此文義當作但以日近憂畏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喻此

意也若不死終當作耳近来鬚鬢雪白加瘦但健及
啖啜如故耳相見無朞惟當勉力進道起門户爲親
榮老人僵仆海外亦不恨也

又

姪孫元老秀才父不聞問不識即日體中佳否蜀中
骨肉想不住得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来多病
瘦悴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
久矣旅況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
物艱難及泉廣海舶絶不至藥物鮓醬等皆無厄窮
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
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
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
覷看住京凡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今有書與許下
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送與姪孫切速爲
求便寄達餘惟千萬自重

又

姪孫近来爲學何如恐不免趍時然亦須多讀書史
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
所學便爲弃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
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十郎五郎見說

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
栁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来慰海外老人意也

又

趙先輩儋人此中凡百可問而知也鄉里出百藥煎
如收得可寄一二斤趙還時可附也無即已

與范元長八首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内翰遽捐館舍聞訃慟絕
天之喪予一至於是㞷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
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于天罹此禍酷荼毒
昨奄易寒暑哀毁日深奈何奈何某謫籍所拘豈
往予承望長號此懷難諭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

又

流離僵仆九死之餘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
不可云諭父欲奉疏不遇便人又舉動艱礙覂畏日
深今茲蓋閒亦未必達且畧致區區耳

又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户千萬留意其遠
者大者勿徇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
役如其老此非苟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
盡言

又

先公論往古事蹟述多矣想一一寶藏此豈復得鄙言耶其當遣人致奠海外窮苦不能如意不敢作賁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惟千萬寬中順受此中百事遂不及雷化百憂所集然亦強自遣也

又

聖善郡君不及拜慰狀侍次乞致懇懇沉香少許望於內翰靈几焚之表未交一慟之意而已

孫行者至辱書承孝履如宜闔宅皆安感慰之極所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為想蒙矜察不即副來意臨紙哀噎海外粗聞新政有識感涕靈几儻遂北轅乎未間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聖善郡君承起居佳適因侍次致下悃乞為骨肉保愛寬懷以待北歸也子進諸舅曾得安信否

又

毒暑遠惟孝履如宜海外相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

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隅幽顯言之痛裂忘生
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
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
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
流轉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千佛之所云必矣况其
平生自有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
否耶此意卓然唯昆弟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
稍涼而行為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
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必須有書相
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

與秦少游

某已封書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
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即牢穩可恃餘蛋舟多不甚
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二十五六間
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
遞角場但初風難刻日爾已有書託吳君雇二十壯
夫來遞角場相等但請雇下未要發來至渡海前一
兩日當別遣人去報若得及見少游即大幸也今有
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已行
矣餘非面莫究

與楊子徵二首

某與尊公濟甫半生闊別彼此鬚髯雪白而相見無期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閤下萬里遠來海外訪其生死此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安尊公已下各得安勝至慰之極軾七月中必達潁昌琰馭少留一須欵見餘祝若時自重

又

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免於樵牧者尊公之賜也承示喻感愧不可言閭井水嘗竭而復溢信否見令如何因見細喻

與范元長六首 北歸

到雷獲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某滯留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慟几筵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以厄困爲畏故爾此老繆之罪想矜察比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毒萬萬扶護哀苦勞艱如何可言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少游議其詳餘惟節哀自重其不敢拜狀郡君惟千萬將爲存沒寬心自重乞呈此紙

又

其如聞有移黄之命若果爾當自横而廣須惠州骨肉到同往討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黄又恐公自湖南路行不由江即不過黄不知某能及公前到黄廣乎漂零江海身非已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耶惟昆仲金石廼心囷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而不忘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又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痢又聞孽已痊損不知即日如何扶護哀苦又須勉強開解早心憂懸書不能盡奉囑之意唯深察此心哀哉少游[illegible]少游遂喪此深耶顇昆仲之力不至狼狽某曰[illegible]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幸甚到梧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遣人去書

又

永州人來辱書承孝[illegible]粗遣甚慰思望比謂永州追及又將相從泝賀巳而水乾無舟遂有番禺之行遂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返如先公及少游真爲冀北之空也徒存僕輩何用言之痛隕何及某即度庚嶺欲徑歸許昌與大舍弟處必遂

又

久寓治下辱眷待之厚既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已更勤從者遠至金剎自惟衰朽何以獲此比來數日思渴不已長至俯邇不克展慶此心南馳矣令子頃遠餞不及別狀惟外侍珍愛

與朱行中舍人六首

遠闊滋久向往徒勤比日屬茲寒凝起居佳勝承旌麾至已即欲走謁謹奉手啓上問區區

又

某謫居歲久未嘗冠幘比日又苦小廟不能巾裹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禀如許乃敢前詣幸不深責

又

前夕一見大慰夙昔忽遽就別悵惘可知行役紛紛且未有便尚稽馳問專使辱書且審下車以來台候康健感慰兼集某蒙被如昨更五六日離韶愈遠左右依冀為國自重

又

前蒙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誰和帳句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為間亦庶幾於斑介鄙斲也老拙百念灰寂獨一觴一詠亦未能

某如聞有移黄之命若果爾當自横而廣須惠州骨
肉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黄又恐公自湖
南路行不由江即不過黄不知某能及公前到黄廣
乎漂零江海身非己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
之日耶惟昆仲金石廼心困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
而不忘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又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癘又聞尋
已痊損不知即日如何扶護哀苦又須勉强開解早
心憂懸書不能盡奉囑之意唯深察此心哀哉少游

少游遂喪此深耶賴昆仲之力不至狼狽某日
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幸甚到梧
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遣人之書

又

永州人来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望比謂永州追
及又將相從泝賀已而水乾無舟遂有番禺之行遂
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爲大恨也同貶
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返如
先公及少游眞爲冀北之空也徒存僕輩何用言之
痛隕何及某即度庚嶺欲徑歸許昌與大舍弟處必遂

一見昆仲未間惟萬萬強食自重

又

某忽有玉局之除可爲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之亡誦矜齊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撰相見日以授也慶素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户爲急監司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發書前路問人有可究轉爲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以爲慙負有錄五兩與少游齋僧乞轉與慶素也

又

承中間郡君服藥疾勢不輕且喜安復待次致懇千萬寬中保衛爲請

與孫叔靜二首

辱手教具審尊體佳勝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明目當出詣見燒羊蒙珎惠下逮童孺矣

又

累歲闊別不意相逢海上握手一笑豈偶然哉承辱專使教筆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玉局之除已有訓詞似不忘也得免湖外之行餘生厚幸至英當求入至永請告勅遂度嶺過贛歸陽羨或歸潁昌老兄弟相守過此生矣乍遠萬萬爲國自重

又

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既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已更勤從者遠至金刹自惟衰朽何以獲此比来數日思渴不已長至俯邇不克展慶此心尚豁矣令子須遠餞不及別狀惟將弥愛

與朱行中舍人六首

遠闊滋久向往徒勤比日嚴茲寒凝起居佳勝承旌畢至已即欲走謁謹奉手啓上問區區

又

某謫居歲久未嘗冠幘比日又苦小瘍不能巾裹欲

脫幘請見先令咨稟如許乃敢前詣幸不深責

又

前日一見大慰夙昔忽遽就別悵惘可知行役紛紛比來有便尚稽馳問專使辱書且審下車以來台候康健感慰兼集其蒙被如昨一更五六日離韶愈遠左右依異為國自重

又

前蒙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誰和帳句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為間亦庶幾於斑介鄙斷也老拙百念灰寂獨一觴一詠亦未能

忘陋句數首錄寄以為一笑手啓上謝侍知縣不深
責也

又

某再拜般家人嵩輟借行計迯辦非眷念特達何以
及此言謝不盡悚息而已

又

近因還使上問必已聞達連兩晷陰遠想台候康勝某
蒙庇粗遣已達虔州少留須水次度更半月行也南海
清治有足樂者想聞妙唱自南而北也後會未期萬
萬若時為國自重

與歐陽晦夫

愁寂終日坐企談晤不審尊候佳否地獄變相已致
其後可詳味之似有補於世者并字數紙納去某所
苦已平無憂聞少游惡耗兩日為之食不下然未亨
說得滅裂未足全信非久唐簿必有書來言旦夕話
別次仁人之餽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修人爭致贈
遺受之則若饕餮然所以一踏俱不受若至此獨拜
寵賜則見罪者必衆謹令馳納千萬恕察仍寢來耗
幸甚幸甚

答陳承務二首

傾蓋一笑慰意殊深去春違信宿懷想不已亟辱手教且喜起居佳勝已到豐家里承丈丈借差人轎孤旅獲濟感幸不可言愈遠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孤拙困蹐言無足采足下獨悅之少年敏銳所存如此實增欽歎然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為難也

荅南華明老三首

衰病復還南華深欲一別祖師因見仁者遷辱專使手書問慰如之即日履此薄寒法候佳勝旦夕離英州路方欲寸進不即會見企望之極惟萬萬為衆自重

又

流浪吳蜀久矣道眼多可傾蓋如舊清游累日一洗羈旅幸甚幸甚專使惠手書具聞別後法體安穩為慰久留贛上待水猶更旬日南望山門馳神杳靄更祈若時為衆保練

又

某以促裝登舟冗甚作書極草草寵示四韻可謂奇特聊荅四句想一大笑也石刻已領感感渚生果作墨否鄉人成寄一九伯回念親懷歸甚矣道語解之

答錢濟明三首

去歲海南得所寄異士大形清中丹一丸即時服之下田休休焉蓋數日後又得迨所齎來手書并又領教誨及清詩數篇高妙絕俗想見謫居以來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及錄示訓詞讓以所不及此曾子所謂愛人以德者敬遵用不敢忘幸甚幸甚

又

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此行決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得以典買者否如無可居即欲往舒州真州皆可如聞常州東門外有裴氏宅出賣辨試告公令一幹事人與問當若果可居為問其直幾何度力所及即徑往議之俟至金陵當別遣人咨禀也若遂此事與公杖屨往還樂此餘年踐哀詞中始願也張嘉父今安在想日益不止塗中見秦少游奄忽為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聞嘗有無祭章皆起而公獨為獅子所齧尚棲遲田間聖主天縱幽蔀畢照公豈久廢者惟萬萬寬中自享

又

某忽又聞公有閨門之戚悲悼不已賢淑令人久同

憂患乍失内助哀毒何堪然人生此苦十八而九結
髮偕老殆無而僅有也惟深照痛遣勿留胸次令子
哀毀難堪惟當勉為親庭節减摧慕本欲作慰疏適
旅中有以紛擾燈下倦怠不能及也千萬恕察其若
住常即自與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須到潤與程德
孺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山又幸也

答蘇伯固三首北歸

人至辱書承别後起居佳勝感慰深矣念親懷舊之
心何時可以易此顧未有以為計當且以安之神明
知公心如此當自有感應非久見師是當謀之亦留
虔州已四十日雖得舟猶在贛外更五七日乃棄
[illegible]往即之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卧病幸而皆愈
辛死者六人可駭住處非舒則常老病唯退為上策
子由聞已歸至潁昌矣會合何日萬萬保嗇

又

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
過知來書所論其他何足道三復誨語欽誦不已寄
惠鍾乳及檀香大濟要用乳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
愧之至江晦艸已到霍子偁往太和聽命三兒子皆
促裝登舟未暇上狀春暉亭記亦以忙未暇作少間

當爲作也令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又

佳計能舒爲多大益如命取去爲暑中浮瓜沉李之
一快也論語說得暇嘗録呈源脩二老行當見之弁
道所諭也到處州日往諸剎遊覽始見中原氣象泰
然不肉而肥矣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蘊相分付
耶龍舒聞有一官庄可買已託人問之若遂則一生
足食杜門矣燈下倦書不盡所懷

與錢主志仲三首

兩日不見渴仰無懷切惜起居佳勝昨日水東尋幽
訪古頗有所得恐欲知之欒方已領感感

又

流落跣塗始獲瞻奉顧遇之重有過平生幸甚幸甚
別來伏惟起居佳勝漲水遂失鞭險不覺到吉皆德
庇所及其餘未易一一道謝也月素遂發會未朗豈免
悵戀

又

茶去此不復滞留至安居處當纏細馳詽不敢外輙
用手啓持深眷也烏絲當用寫道書一篇非久納上
惡詩不足録也事簡客稀高堂清風有足樂者想詩

復見念卯吉川幕掷致與之久故知其吏幹過人不能和衆多獲譏忌然其實無他也憔悴將老矣念非大度盛德孰能収而用之試以衆難必有可觀者藥有毒乃能已疾馬不蹄齧多拙於行惟深念才難勿責全也若公遂成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爲門下用侍明照僭言死罪死罪

與劉器之

志仲本以烏絲欄求某録雜詩耳其自出意欲與馮俊成子解篇舟中熟倦遂忘之然此意終在也今當可發一笑氣病不能作志仲書乞封此紙去

與寇君

經宿雨涼起居佳勝昨辱过顧稍聞餘論退想忠隱之英烈有槩乎中衰病不出無緣上謁少選解去惟翦萬自重

與人二首

遂枉書教存問甚厚兼審比来起居佳勝慰感兼集寄示石刻仰佩至意何時會合少發所懷臨書但有概歎

又

某日望歸蜀耳終當過岐雍間倘得少留以償宿昔

之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
今為樂異時一為世故所縻求此閑適豈可復得耶
偶記舊與彭年十一詩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
廢故常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為之
悵然也

與宋漢傑二首

某初任即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闊遠
不聞昆仲息耗每以悵歎辱書累幅話及疇昔良復
慨然三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略盡漢傑亦
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說仲百變無足怪者惠州之
兄今復何在未及奉書因信略道區區某亦只俟水來
即行矣餘留面盡

又

前日裁謝草略重煩問訊眷意愈厚感悅不已仍審
起居佳勝寵賜新詩詞格甚美伏讀慰喜但恨衰晚
無以當此嘉貺也

與胡郎仁脩三首

某慰疏言不意變故奄罹艱疚伏惟孝誠深篤追慕
痛裂荼毒難堪柰何柰何比日攀號愈遠摧毀何及
伏惟順變從禮以全純孝某未獲躬詣靈幃臨書哽

啓謹奉慰疏不次

又

某得彭城書知太夫人捐館聞問哀痛不已行役無便未果奉疏人至忽辱手書伏審攀慕之餘孝履粗遣至慰至慰某本欲居常得舍弟書促歸許下甚力今已決計泝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真暫留令適一到常可以欵見矣

又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無恙伯翁一行甚安健得翁翁二月書及三月內許州相識書皆言一宅康安亦得九郎書書字極長進今已到太平州相次須一到潤州金山寺但無由至常州看小二娘有所幹所闕一一早道來萬萬自愛

與外生柳閎

展如外生人來得書知奉太夫人康寧新婦外孫各無恙比歸萬里無足言者獨不見我令妹賢妹夫此心如割介夫何負亦早世念之痛不去心數年豈賢儁厄會耶相見當一慟以寫之茲不一一

與人二首

嶺海闊絕不謂生還復得瞻奉慰幸之極比日履此

秋凉起居佳福必選到岸即遂伏謁

又

某瘦病加乏使令輒用手啓通問侍公雅度闊略細
謹耳然亦皇恐不可言也

答虔人王正彥先生

辱教承起居佳勝沐饋遺重增感灼茗布領抹皆珍物
已捧領訖今日與家人輩遊東禪及景德如相訪就
彼亦可

與程德孺運使三首

近者家專使至虔遠致時服寢衣之貺尋附啓布謝必
達比日起居佳勝餘無入各康健某候水過贛今方達
南康軍然程四月末間到真州當遣兒子邁往宜興
取行李某當泊船瓜洲以待之不知德孺可因巡按
至常潤相約同遊金山否患難之餘老兄弟復一相
聚矚世奇事也不略喻及餘萬萬自重

又

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間近得子由書甚勸來潁昌相
聚不忍違之已決從此計泝汴至陳留出陸也今有
一狀干漕司一坐船乞早為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
候邁到彼乘來切望留意早早得之免滯留為幸懿

姊必常得信令子新先輩必已赴任未及書因家信

道區區

又

告爲買杭州程奕筆百枚及越州紙二千幅常使及

展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正輔知已到京非久上狀次

乞因信致懇

答淸凉長老

一昨辱佳頌見貺足爲衰朽之光未緣面謝

答錢濟明三首

人來領手教及二詩乃信北歸災退併獲此佳寵幸

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朗練無衰氣如

季孔者聽亦有以知君之所薦也比日起居佳勝某

此云不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公隱居雖以遠涉須某

到眞道人奉約與德孺同來金山便幸也所懷未易

盡言併俟面陳唯萬萬自重

又

累得來書乃知廖明略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

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

因見參寥復服恨定慧欽老早化然彼視世夢幻安

以復爲兒子迨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想必聞其

詳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爾至於其人不可壞者乃當
緣厄而愈勝爾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
發乃取而燔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
明可為寫於舊居掛劒徐君之墓上也欽詩乃極佳尋
本未獲有法嗣否當為載之其語錄中契順又不知
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劒皆可笑也

又

居常之計本已定矣為子由書來苦勸歸許以此留
中殊未定待面議矣已所示孫君六七子甚感其厚意
且為多謝上元令姪行見之矣王晉二君處皆當力
言也劉道人若能同濟明來會深所望未敢奉書且
為致此意

答廖明略二首

遂去左右俛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
勿汚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辜
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亦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
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前
也別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晩節
功名直恐不免爾某行欲屛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
之微尋以變滅終不足道區區仰念有以廣公之意

者切欲啓事上啓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又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除事示諭極過當讀之愧汗毗陵異政謳頌藹然至今不忘爲民除織以至蠆尾吳越戶知之此非特兒子能言也聖主明如日月行遂展慶叙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怍不已

答孔毅夫二首

久不通問許識其無它比歸所過皆公之舊迹或見清詩必增感歎忽辱手書及子由家問寄遠一[illegible]易得我比日起居佳安眷聚各康寧仙舟想非久到闕下當老江淮間矣會合未期萬萬自重

又

中間常以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徼一慨而已衛負至今承諭子由不甚覺老聞公亦蔚然如昔不肯雌伏然亦無若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遊者數子百身莫贖奈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答蘇伯固

辱書勞問愈甚實增感駭無審尊體佳勝今日到金山寺下雖極艱澀然尚可寸進則且乘大舟以便物

累必不可前則固不可辭小艇也餘生未知所歸宿
且一切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雖英州日已得
玉局數感恩之外實荷餘庇得來示又知少游乃全
如此某全軀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
也同貶死去太半最可惜者范純父及少游當為天
下惜之奈何奈何子由想已在巴陵得雲觀指揮計
便沿流還穎昌某行無緣追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
痢想安復矣

答王幼安三首

索居八年未嘗一通問每以慚負屢得 許 下兒姪書
云比來親族或斷往來唯 幼安昆仲待遇 加厚聞之
感激人來辱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接古人 語信王謝
風采傳之有自也老病強答不復成語不罪不罪

又

某初欲就食宜興今得子由書苦勸歸穎昌已決意
從之矣舟已至廬山下不久當獲造謁未間冀若時
保嗇

又

蒙示諭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患之餘未忘憂畏朋
友當忌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譽願為掩諱之也許

暫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偏廡謹不
敢熏污稍定㕘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即
填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爲鄉里夸舍客伏臘相
勞問何樂如之餘非面莫究

答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棲賢開
先之勝殆亡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交
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
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了然在
目中矣幸甚幸甚卞別遠枉專使手書且審

隱起居勝常明日解舟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與李公擇

逆風數日爲左右滯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久別
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爲戚也比日伏惟起居
佳勝小舟汎汎風浪聲中毗悚又費照遣矣古鐵納
上餘萬萬善愛

與黃師是 三首

比歸江淮間蒙遣人墜教且致家信非眷念特深何
以及此比日履茲畏暑起居清勝少御之除未滿公
論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內耳行別展慶未間萬萬爲君

時自重

又

子厚得雷聞之驩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譬太夫人也

又

人來兩捧教賜具審起居康勝仲子之戚惟當日遠日忘想痛割腸何所及中年以後出涕能令目闇此最可惜用鄙言愼勿出一滴也兒子之愛雖深比之自愛其目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爲國自重

與子由二首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賫來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兄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幾變矣遭值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向居潁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入所報大抵相忘安排汲擊者北行漸近決不靜爾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

遂祖不[illegible]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疊一兩月方
遣適去注官迨去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
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
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
便卒所獲幾何遺恨無窮哀哉兄萬有一稍起之命
便具所苦疾状力辭之與迨過閉户治田養性而已
千萬勿相念令託師是致此書

又

程德孺言弟令出銀二百星見借兄度手下尚未須
[illegible]此[illegible]一辭之矣德孺兄弟意極佳感他感他数日熱

[illegible]此不及作諸姪書且伸意夫人晚年
且更[illegible]勿令小有疾副子孫忘五郎婦更與照管
慰安之便令五郎般挈也八郎續親極好但吾儕難
得[illegible]可託人與說令師是已除太僕少恐遂北行兄
不能見又恐来省母蘇州若見當令探其意也少留
真欲緝房帑令整齊也五娘七娘近皆得書與孫皆
安胡郎亦有書来甚安行見之矣

與馮祖仁三首

肸曰奉辭睽戀殊甚巳来孝履佳否先什輙已題跋
[illegible]鹿馬三軸迫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艰更

不煩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作遠保重

辱問教及蒙以巖硯法醑嘉蔬珎果等爲餉已捧領訖顧無以當之適苦嗽昏倦裁謝草草

又

辱戲數累幅文義粲然禮意兼重非老朽所敢當藏之巾笥以爲光寵幸甚幸甚比日孝履何如到韶累日疲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必留調理乃行益遠愈增瞻繫也歲莫惟更節哀自重

與郭功甫二首

□□□龍臨火不閙語殊出意表蓋所謂得未嘗有也經宿起居佳勝聞□致厚餽拜賜慙感只今上謁次一面是矣幸不置酒

又

某今日私忌未敢上謁辱詩和呈爲一笑青安一片不以餉公則無與嘗者矣

答孔毅父

日至暘長仁者履之百順莘止病廢掩關負暄獨坐醺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諭過重乏人脩寫廼以手簡爲謝悚息

答華先輩

適齋從者臨既書教禮意無量殆非不肖所堪書詞高妙伏讀增歎病不能冠帶遂不果見愧悚無地

與米元章九首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闕念獨念吾元章邁往淩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又

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閘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之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憒憒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更後數日耶

又

某昨日歸臥遂夜海外久無此熱殆不能堪柳子厚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相遂棄世當為天下惜也餘非面莫究

又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臥耳承示太皇

草聖及謝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具馳納俟
小愈也河水污濁下流薰蒸益病今日當遷往通濟
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
健當奉談笑也

又

昨日詩發一笑耳慎勿刻石太師雄篇已領爽軸且
留下

又

數日不聞來音謂不我顧復渡江矣辱教即承起居
佳勝感慰倍常匆匆布謝

又

某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旦復疲甚食黃耆粥甚美卧
閱四印奇古矣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或
雨過脩然時也即却納

又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
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謝帖未敢輕
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謬耳眠食皆未佳無
緣遂來當續拜簡

又

其一病幾不相見今日始覺有絲毫之減然未能作
書也

與錢濟明三首

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
止憊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
已令用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
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
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與一來亦佳到此
諸親知所餉一無留者獨拜蒸作之餉切望只此而
已

又

今有黃耆畫龍坂是兩威凜然以舊作郡日以
祈雨有應今夕具香燈試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
閔雨意可來燒一炷香否

又

嘗示諭非日所得過美愚無邪吾子自有土 拙何為
若神藥希代之寶璉瓚幽明木敢輕議以滑詩觀俟
從者見臨乃面論也妙啜見分幸甚所間已得其端
通緩頰否不倦回烈見顧為望

與徑山長老惟琳二首

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頹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
生意亦未可必也適睡覺忽見刺字驚歎久之暑毒
如此豈耆年者出遊旅次時耶不審比來眠食何如某
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卧談少頃
即告晚涼更一訪

又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
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爲佛爲法爲
衆生自重

東坡續集卷第七

東坡續集卷第八

序

八境圖後序

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爲守始作石城至今
賴之某爲膠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八境圖求文
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某南遷過
郡得遍覽所謂八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
康士大夫相與請於某曰詩文昔嘗刻石或持以去
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既沒不忍違其請紹
聖元年八月十九日

聖散子後序

聖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藥全活者不可勝數所用皆中下品藥略計每千錢即得千服所濟已及千人由此積之其利甚博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辦者猶有所止若合衆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嚴院脩製自立春後起施直至來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徑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羅尊者以訶梨勒施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衆疾施無多寡隨力助緣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當崇善因吳郡陸廣秀才施此方并藥得之於智藏主禪月大師寶澤乃鄉僧也其陸廣見在京施方并藥在麥麴巷居住

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傅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為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槧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脩飾而成器耳求為桓璧彝器其可乎

送水丘秀才序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為歌詩與揚州豪俊交游頭骨磽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恥不得為將歷瑯琊之會稽浮沅湘遡瞿塘登高以望遠揖槳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絕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賡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犂然不知其心之樂奚以異也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即而獨後則仙夫之殿可以南矣

觀宋復古畫序

舊說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載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生之為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自杭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熟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予嘆息不已殊曰雖損

送水丘秀才序

水丘仙夫治六經百家說爲歌詩與揚州豪俊交游頭骨磽然有古丈夫風其出詞吐氣亦往往驚世俗予知其必有用也仙夫其自惜哉今之讀書取官者皆屈折拳曲以合規繩曾不得自伸其喙仙夫耻不得爲將歷瑯琊之會稽浮沅湘遡瞿塘登高以望遠揺槳以泳深以自適其適也過予而語行予謂古之君子有絶俗而高有擇地而泰者顧其心常足而已坐於廟堂君臣賡歌與夫據槁梧擊朽枝而聲犂然不知其心之樂實以異也其在窮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予以是卜仙夫之還也仙夫勉矣哉若夫習而不試往即而獨後則仙夫之履可以南矣

觀宋復古畫序

舊說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載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余自杭還朝宿吳松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予彈之有異聲熟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予嘆息不已殊曰雖損

尚可修曰素十三絃何殊不荅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臥復夢殊來理前言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于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瓘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著皆奇士也

詩曰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新絃雖高張絲絃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絃曲

獵會詩序

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為京東第二將武力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為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者皆騎而從弓矢刀槊無不精習而駐泊黄宗閔舉止如諸生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笑樂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曹子桓云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

手柔草茂獸肥與兄子丹獵於鄠西手獲獐鹿九狐兎三十馳騁之樂過人武吏曰以為常如曹氏父子横槊賦詩以傳於世乃可喜耳衆客既各自寫其詩因書其末以爲異日一笑

講田友直字序

韓城田益字遷之黄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友直予曰益者有三友何獨取諸此其某曰夫直者剛者之長也千夫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誠得直士與居彼不資吾子之過切瑳琢磨成子金玉使子日知不足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脩於直者有直而陷於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邦有道無道如矢此直而修於直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直而陷於曲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此曲而盜名直者也子為父隱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願為吾子擇益友也嘗以是觀之

送張道士序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将發藥也盖未有不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兹又奚乞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交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乃别去遂默默而已乎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

敎乎將周旋終始龍駱盖遮有所觭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已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是恆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沉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為陶乎將為矢乎山有蕨薇可羮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敎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江子靜字序

友人江君以其名存之求字於予予字之曰子靜夫人之動以靜為主神以靜舍心以靜充志以靜寧慮以靜明其靜有道得已則靜遂物則動以一人之身晝夜之氣呼吸出入未嘗異也然而或存或亡者是其動靜殊也後之學者始學也既累於仕其仕也又累於進得之則樂失之則憂是憂樂係於進矣平旦而起日與事交合我則喜忤我則怒是喜怒係於事

矣耳悅五聲目悅五色口悅五味鼻悅芬臭是愛欲係於物矣以眇然之身而所係如此行流轉徙日遷月化則平日之所養尚能存耶喪其所存尚安明其已之是非與夫在物之真僞哉故君子學以辨道道以求性正則靜靜則定定則虛虛則明明物之來也吾無所增物之去也吾無所虧豈復爲之欣喜愛惡而累其真歟君齒少才銳學以待仕方且出而應物所謂靜以存性不可不念也能得吾性不失其在已則何往而不適哉

論

儒者可與守成論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鼈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五教行棄爲后稷而烝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於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脩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數十世而民不叛豈有二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

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矣智既無以相傾則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則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以三尺劒起布衣五年而併天下雖稍輔於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謀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一代之法雖是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不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爲湯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

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論曰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

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于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遲久故其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弊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長短之所由鄉聖人之治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爲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

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襲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宮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父而不相襲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於内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群居嬉遊之樂而嚴其財享飲食之節是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爲之節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盡矣

主變論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師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鄗陵

續集卷八

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儒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弒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劒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余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人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

以矣天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傷其民入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絶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一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既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

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為國之強弱而足以為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句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晉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於趙宣子也遠矣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一日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為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辯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王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

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
而就死地矣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
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
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
牛猶不忍而宋襄公戕一國若犬豕然而忍爲之天下
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衂乃欲以不重傷不
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
於壺飧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鄫子而不
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
繼絶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
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
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
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
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王莽
以天下爲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
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
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簒使莽無成則宋襄之得
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
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
扶傷不暇此獨妾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與

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屈到嗜芰論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為道甚矣栁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况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顧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竪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

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
而唯陋是閔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
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
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
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
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芰之事若出於
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
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
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
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簀於

[illegible]於[illegible]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
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
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
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
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
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
疢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
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

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君子之所
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
必敬之而踈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
親踈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
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
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
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擇而生去之
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
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
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
之所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
田氏會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
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哀失國小人宗燕
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
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
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
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
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
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
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

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絶學亦足以為唐
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
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
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
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
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
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為吾用
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
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
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
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隨其黨以力
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慎
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
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
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
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
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
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龍虎鉛汞論

人之所以生死未有不自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

死必然之道也離為心坎為腎心之所然未有不正雖桀跖亦然其所以為桀跖者以內輕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爾腎強而溢則有欲念雖堯顏亦然其所以為堯顏者以內重而外輕故常行其所然者爾由是觀之心之性法而正腎之性淫而邪水火之德固如是也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達者未有不知此者也龍水者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火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主之離之物也心動則氣隨之而作腎溢則精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煙焰未有復反於薪者也世之不學道者其龍常出於水故龍飛而汞輕虎常出於火故虎走而鉛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順此者死逆此者僊故真人之言曰順行則為人逆行則為道又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有隱者教余曰人能正坐瞑目調息握固心定息微則徐閉之（達磨胎息法亦須閉若如佛經待其自止恐卒不能到也）雖無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剛烈如火之不可犯息極則小通之微則復閉之（方其通時亦復一息一息歸之下丹田中也）為之推數以多為賢以久為功不過十日則丹田溫而水上行愈久愈溫幾至如烹上行之水翁然如雲烝于

泥丸蓋離者麗也著物而見火之性也吾目引於色耳引於聲口引於味鼻引於香火輒隨而麗之今吾寂然無所引於外火無所麗則將安往水者其所妃也勢必從之坎者陷也物至則受水之性也而況其配乎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則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輕方閉息時常卷舌而上以舐懸癰雖不能到而意到焉久則能也如是不已則汞下入口方調息時則漱而烹之須滿口而後嚥若未滿且留口中候後次仍以空氣送至丹田常以意養之久則化而為鉛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此論奇而通妙而簡决為可信者然吾有大患平生發此志願百十回矣皆謬悠無成意此道非捐軀以赴之剗心以受之盡命以守之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絕父子離散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知矣若復謬悠於此真不如人矣故數日來別發誓願譬如古人避難窮山或使絕域齧草啗雪彼何人哉已今造一禪榻兩大案明窓之下日專欲治此并已作乾蒸餅百枚自二月一日為首盡絕人事飢則食此餅不飲湯水不啗他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略

睡一更臥三更乃起坐以達旦有日採日有月採月
餘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今所論龍虎訣爾如此百日
或有所成不讀書不著文且一時束起以待異日不
遊山水除見道人外不接客不會飲皆無益也深恐
易流之性不能然踐此言故先作書以報麻幾他日
有慙於弟而不敢變也此事大難不知其果能不慙
否此書既以自堅又欲以及弟也卷舌以舐懸癰近
得此法初甚秘惜云此禪家所得向上一路千金不
傳人之所見如此雖可笑然極有驗也但行之數日
間舌下筋微急痛當以漸馴致舌尖果能及懸癰

則致華池之水莫捷於此也又言此法名洪鑪上一
點雪宜且秘之

上張安道養生訣論

近來頗留意養生讀書延納方士多矣其法數百擇
其簡而易行者間或爲之輙驗今此法特奇妙乃知
神仙長生不死非虛語也其效初亦不甚覺但積累
百餘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藥其力百倍久欲獻之
左右其妙處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然可道其大略
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其狀如左
每夜以子後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披衣起只床上擁被坐亦可面東若

南盤足叩齒三十六通握固以兩拇指握第三或第四指握拇指兩手拄腰嘍問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處先須閉息卻慮掃滅座相使心澄湛諸念不起自覺出入息調勻即閉定口鼻也內觀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常求五藏圖挂壁上使心中熟識五藏六腑之形狀次想心為炎火光明洞徹下入丹田中待腹滿氣極即徐出氣不得令耳聞惟出入均調即以舌接唇齒內外漱鍊精液若有鼻液亦須漱使不嫌其鹹煉久自然美此是真氣不可棄之也未得嚥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以氣送入丹田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入丹田又依前法為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腳心此湧泉穴上徹頂門氣訣之妙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使微汗出不痛不可喘促爾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案捉鼻梁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梳而臥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在常久不廢而有深功且試行一二十日精神自已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腳輕快久而不已去仙不遠但當習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為一息近來閉得漸久每閉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反為之害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

寛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内觀漱鍊津液嚥之摩熨耳目以助真氣盖清淨專一即易見功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公雅量清德無此三疾竊謂可學故獻其區區篤信力行他日相見復陳其妙若文章書口訣多枝辭隱語卒不見下手徑路今且直指精要可謂至言不煩長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寶秘勿使庸妄窺之以泄至道也

論武王　已見志林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傅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盖罪湯武顔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盖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

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
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
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
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
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
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
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
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
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
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

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
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
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
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
與定海内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
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
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
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
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
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

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論養士 一云二十一已見志林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厮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

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皆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而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

侯時也秦之亂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此之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然吳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論秦 已見志林

秦始皇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謂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於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

知之而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
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
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幷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
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之心而解三
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
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
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
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
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閲歲如晉取虞虢
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

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
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
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
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
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齬齒也必以
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齬齒也可掇
遂抉其口一稜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
亡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
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
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

謝玄宰之之派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
勝而堅不幸耳

論魯隱公 已見春秋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于桓而使賊弒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約之信史隱攝而桓弒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無妊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

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則攝主何為而不可信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何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從（一作設）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為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已見志林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殺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塗之人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

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吾獨表而出之為萬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常詣司馬師師有密

踈來屏也如厠還問小同見吾踈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汚敦果照視之見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曹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論管仲 已見志林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

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篡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謂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煩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中國不亂符堅不伐晉雖有慕容垂不敢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言

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下一無下字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卧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羡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凡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者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論孔子　已見志林

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
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
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
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
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
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
亡季氏之忌克悅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
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
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
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

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
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
孔子盍姑脩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
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
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
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
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
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
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
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

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隳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

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與也皇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矣此孔子之意也

論周東遷　已見志林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

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頼王之神靈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周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

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備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鄀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吾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論范蠡伍子胥大夫種 已見志林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安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歛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

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者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其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来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蘇子曰

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illegible][illegible]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籍舘爲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棲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雄聞古[illegible]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illegible]爲人臣交淺者言之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illegible]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屍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舘闔閭與群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

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
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
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論商鞅　已見志林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
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秦人
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
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
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
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
罪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
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
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
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
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
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
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
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
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
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

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論封建 己見志林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

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
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
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
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
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
尉議是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
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
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
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
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

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
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
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
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
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
之漢高又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世未有非
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
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
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
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

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則
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
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
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
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
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
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
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
幾絶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李

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論始皇漢宣李斯 己見志林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
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
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
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
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
重之勢使内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
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
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

尚有人也而遺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毅
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
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
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
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
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
號良善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
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
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
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

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
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
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
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就誅而復請之則
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
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
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
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
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
舍然後知爲法之獘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

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劇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論項羽范增 已見志林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之義帝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

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論好德錫之福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也故為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賢者俛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為俛與跂者皆非其自然而猶有以彊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為之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終可以歸皇極之道者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慈天下有為善之心而不得為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為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

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實而自言曰予攸好德聖人以爲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天下之爲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敎誨之又恐夫民之憑而不我從也故遂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以敎誨矣故又爲之言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於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敎誨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其爵祿也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用心憂其始之不幸而懼其終之至於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備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協于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後可以合於皇極然則先王御天下之術蓋用此歟

論鄭伯克段于鄢 隱元年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

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遜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為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為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遜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於愛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庳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為已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為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

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絶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為段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敎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論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誰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為桓公者不亦難乎夫乎鄭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我入祊入祊云者見魯之果入

泰山之祊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
元年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
祊之入魯也昔魯之入祊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
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見
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
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
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
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
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
之也公羊曰曷爲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諱取
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
之所爲諱者三爲尊者諱敵爲親者諱敗爲賢者諱
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爲諱而取易之爲諱是夫子之
私魯也

論取郜大鼎于宋桓二年

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
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
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
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
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

制其子奪郲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谷諸侯之心孔子慨然歎曰父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鍾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齊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爲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郜故書曰郜鼎郜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以與魯也後世有王者

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郜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爲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至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名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於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讎楚也鼎入宋而爲宋入魯而爲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郜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爲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

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論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桓三年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謹按桓三年書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說春秋者鈞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國之君誠信協同約言而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秋之時諸侯競騖爭奪日尋拂違王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曾何正之尚也觀二國之君胥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者班也故聖人於春秋止一書胥命而已荀卿謂之善者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曷譏爾譏其非正也周禮大宗伯掌六禮以諸侯見王為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之法言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或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為會耳私

相為會匹夫之舉也以匹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胥命失之遠矣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於齊衛之君而善其胥命耶信斯言也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而勸姦人也

論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八年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疎矣夫人與公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謚配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盖有既葬稱謚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而未有不稱謚而稱夫人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無以信於後世以齊楚之彊齊能脅魯使以其媵女為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為妾哉此甚可怪也且夫成風之為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為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謚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況乎禘周公而用致焉則其罪固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文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為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餼羊者存焉夫子

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其幸之之詞而為甚之之詞宜其為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為告朔聽政者以為天歟為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啟其漸遂至於滯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

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而杜預以為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論用郊成十七年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

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爲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三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鼷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于太廟者爲致夫人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爲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爲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論會于澶淵宋災故襄三十年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於疎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為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為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為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所為何

録伯姬也且春秋爲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爲人之死録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爲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論黑肱以濫来奔 昭三十一年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汙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来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閭丘来奔莒牟夷以防茲来奔黑肱以濫来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爲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臣與之爲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

故於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梏矣且夫春秋豈為穿窬盜竊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為踈謬以為叔術之後而通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賢叔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欒盈之不繫于晉歟欒盈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欒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既絕于邾而歸竊其邑以叛歟嘗竊之簡牘既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闊而不可用矣

論春秋變周之文 何休解

二家之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為多而何休又從而成之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諱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文從周之質者皆出於何氏愚未嘗觀焉滕侯薛侯

來朝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
侯而加録齊侯之母弟且夫親親者闔道也先宗盟
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
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休曰商爵三等春
秋變周五等之爵而從殷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
二年郕伯來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詞也忽之
出奔其爲失國豈不甚明而春秋獨無貶哉雖然公
羊何爲而爲此説也春秋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
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爲此説也且春秋之書夫豈
一槩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及宋公衛

侯衛人戰鄭忽外之無援内之無黨一夫作難身亡
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衛侯未
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
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
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時乘殷
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此觀之
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況乎採周公之集
以作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東坡續集卷第九

策問三首

昔人有言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辨智韓魏時有奇節自漢以來豪傑之士多出山東西國家承平百年文武並用所以輔成人才者可謂至矣而五路學者尚未逮古豈山川氣俗有今昔之殊將教養課試之法未得其要各以所習之經聞于師者著于篇

古者有勸農之官力田之科與孝弟同而自漢以來率用戶口登耗黜陟守宰今民去南畝而游市井者官不禁載耒耜而適四方者關不譏也戶口盈縮無

役賞罰此豈治世所當然耶今欲依古義爲農桑之政計戶口而爲考課之法而議者或以爲毋益有擾有司惑焉當何施而可

古者禮刑相爲表裏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詩曰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而漢之盛時儒者皆以春秋斷獄今世因人以立事因事以立法事無窮而法日新則唐之律令有失於本矣而況禮與春秋儒者之論乎夫欲追世俗而忘返則教化日微泥經術而爲斷則人情不安願聞所以折衷於斯二者

私試策問一首

問任人而不任法則法簡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則法繁而人輕法簡而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而威勢下移法繁而人輕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賢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夫欲人法並用輕重相持當安所折衷使近古而宜今有益而無損乎今舉於禮部者皆用糊名易書之法選於吏部者皆用長守不易之格六卿之長不得一用其意而胥吏姦人皆出沒其間此豈治世之法哉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其意進退天下士大夫官吏恣擅流言紛紜之害將何以止之夫古之人何修而免於此夫豈無術不講故

也願聞其詳

擬殿試策問

皇帝若曰嗚呼維天佑民賢相乃后錫以多士咸造在廷顧朕不德何以致此豈惟予大夫釋畎畝之安輕千里之遠而從朕遊者夫豈為利祿哉聞之於師而欲獻之於君修之於家而欲刑之於國者子大夫之本意也朕願聞之朕即位改元于今三年縱未及孔子之有成猶當庶幾於子路之言有勇且知方者而風俗未厚刑政未清陰陽未和厥咎安在朕虛心忘己以來衆言而朝廷闕失之政斯民利害之實有所未聞含垢藏疾以待四方而羌戎未叙兵不得解施舍已責捐利與民而農末未安商旅不行此三者朕之所疑日夜以思而未[illegible]者也其悉言之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自禹而下至於秦千有餘年濱河之民班白而不識濡足之患自漢而下至於今數千年河之為患緜緜而不絕豈聖人之功烈至世而熄哉方戰國之用兵國于河之壖者三晉為多而魏文侯時白圭治水最

為有功而孟子譏其以鄰國為壑自是之後或決以
攻或溝以守新防交興而以道旋失然聖人之跡尚
可以訪之於耆老秦不亟而遺患於漢漢之滅以
不足守夫禹之時四瀆唯河最難治以難治之水而
用不足守之法故歷數千年而莫能以止也聖人莫
憐生民謀諸廊廟之上左右輔弼之臣又訪諸布衣
之間苟有所懷孰敢不盡蓋陸人不能舟而沒人未
嘗見舟而便操之親被其患知之宜詳當今莫若訪
之海濱之老民而與天下之水學古者將有決塞之
事必使通知經術之臣計其利害又使水工行視地

形不得其工不可以濟也故夫三十餘年之間而無
一人能興水利者其學亡也禹貢之說非其詳矣然
以進孔子慨然而嘆欲修廢官舉逸民以歸天下之
心行四方之政而春秋亦譏世祿之臣蓋傷時之至
也自秦更三代之制官秩一變漢循其舊往往增置
歷世沿襲以至于今遂至大備愚恐冗局之耗民而
未知廢官之可舉也然古之官其名存其實亡者多
矣司農卿不責以金穀之盧贏尚書令不問以百官
之殿最此豈非王體之壞與國家自天聖中詔天下
以經術古文為事自是博學之君子莫不群進於有

司然所以待之之禮未盡故潔廉難合之士尚未盡出今優其禮而天下之逸民至矣且夫山嵓林谷之士雖有豪傑之才固未知有簿書吏事也而劉毅許直不識諱忌故先王置之拾遺補闕之間此其屬任之方也意自孔子沒世之君子安其富貴而不復思念天下有廢而不脩之官逸而不舉之民今明策丁寧而求之以發孔子千載之長憂此天下之幸也

天子六軍之制

周禮之言田賦夫家車徒之數聖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

也何以言之按鄭氏說武王之時周地狹小故諸侯之封及百里而止周公征伐不服斥大中國故大封

而高下之勢先後之次水之大小與其蓄洩之宜而致力之多少亦可以槩見大抵先其高而後低下始於北之冀州而東至於青徐南至於荊揚而西訖於梁雍之間江河淮泗既平而衡漳洚水伊洛瀍澗之屬亦從而治濟漯滄導九川瀦大野陂九澤而蓄洩之勢便兖州作十三載而嵎夷既略故其用力各有多少之宜此其凡也孟子曰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此禹之所以通其法也愚竊以為治河之要宜推

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河水湍悍雖亦其性然非堤防激而作之其勢不至如此古者河之側無居民棄其地以為水委今也堤之而廬民其上所謂愛尺寸而忘千里也故曰堤防省而水患衰其理然也

脩廢官舉逸民

古者民羣而歸君君擇臣而教其民其初蓋甚簡也唐虞以來頗可見矣歷夏商至周法令日滋而官亦隨益故其數三百六十蓋亦有不得已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言其官雖多於古而天下亦以治也周之衰也宣王振之號為中興而黎之後失其守而為司馬氏陵遲至孔子之時周公之典蓋壞矣卿世卿大夫世大夫而賢者無諸侯而諸公之地至五百里不知武王之時何國不服而周公之所征伐者誰也東征之役見于詩書豈其廓地千里而史不載耶此甚可疑也周之初諸侯八百春秋之世存者無數十鄭子產有言古者大國百里今晉楚千乘若無侵小何以至此子產之博物其言宜可信先儒或以周禮為戰國陰謀之書亦有以也王制諸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孟子之說亦如此此三代之通法魯之車千乘僭也春秋

大蒐大閱皆以譏書言其車之多徒之衆非魯之所
宜有故曰大也夫周之制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
魯之無千甸之封亦明矣然公車千乘之見于詩何
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天子之
馬止於十二閑而詩有騋牝三千美其富不譏其僭
不害其爲詩也夫千乘之積雖爲七萬五千人而有
羨卒處其半焉故三萬者公徒而已魯襄公之十一
年初作三軍僖公之世未至於三萬愚又疑夫詩人
張而大之也

休兵久矣而國用益困

中國之有夷狄之患猶人之有手足之疾也不忍藥
石之苦針砭之傷一旦流而入於骨髓則愚恐其苦
之不止於藥石而傷之不止於針砭也中國以貪獸
視二虜故寧歲啖以厚利使就羈紲聖人之愛中國
而不欲殘民之心古未嘗有矣然夷狄貪惏漸不可
玆日富日驕久亦難制故自寶元以來賦歛日繁雖
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昔先
皇帝震怒舉大兵問罪匈奴師不踰時而醜虜就盟
西夏之役邊臣治亦振旅不及數年旋亦解甲復其
時之費與今無已之賂不可以同日而語矣天子恭

儉過於文景百官奉法無敢踰僭而三虜者實殘吾
民此天下雄俊英偉之士所以搤腕而太息也且夫
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下交足而內外莫
不驩欣棄有限之財而塞無厭之心故取於民者愈
多而藏於國者愈急此天下之所明知而易達之理
惟上之人實圖之

關龍灊民私鑄錢鎮江淮漕卒爲盜之由

三代之所以養民者備矣農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
商賈資焉而通之於天下其食無不義之食也其器無
不義之器也商賈通之而不以不義資之也夫以飲
食器用之利而皆以義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
義無由也後之世賦取無度貨幣無法義窮而詐勝
夫三代之民非誠好義也使天下之利皆出於義而
民莫不好也後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詐無由也是
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煩刑禁甚嚴而姦不可止嗚呼
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從救其末百世不
改也私鑄之弊始於錢輕使錢之直若金之直雖賞
之不爲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紙以爲幣符信一加化
土芥以爲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夫樂生
而惡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然猶相繼

而赴於市者饑寒驅其中而無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徒生於窮乏而無告家乎舟楫之上長子孫乎江淮之間而布褐不完藜藿不給大冬積雪水之至涸而龜手爛足者累歲不得代不為盜賊無所逞志若稍優其給而代其勞宜亦衰息耳夫見利而不動若伯夷叔齊之事也窮困而不為不義者顏淵之事也以伯夷叔齊顏淵之事而求之無知之民亦已過矣故夫廷尉大農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士大夫之過也

經說

南省說書十道

問供養二德為善

對易者聖人所以盡人情之變而非所以求神於卜筮也自孔子沒學者惑于異端之說而左丘明之論尤為可怪使夫伏羲文王孔子之所盡心焉者流而入於卜筮之事甚可憫也若夫季友豎牛之事若親見而指言之固君子之所不取矣雖然南蒯之說頗為近正其卦遇坤之比而其繇曰黃裳元吉黃者中之色也裳者下之飾也元者善之長也夫以中庸之道守之以謙抑之心而行之以體仁之德以為文王

之兆無以過此矣雖然君子視其人觀其德而吉凶
生焉哉南蒯之筮也遇坤之比而不祥莫大焉且夫
負貶之夫朝而作暮而息其望不過一金之儲使之
無故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矣以南蒯而得文王
之兆安得不狂惑而喪志哉故曰供養三德爲善又
曰參成可筮而南蒯無以勝之所以使後世知夫卜
筮之不可恃也穆姜筮于東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
艮之隨其繇曰元亨利貞而穆姜亦知其無以當之
故左氏之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爲近正而其餘者
君子之所不取也杜預之論得之矣以爲洪範稽疑

民說通龜筮以同卿士之數學者觀夫左氏之書而
正之以杜氏之說庶乎其可也謹對

問小雅周之衰

對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
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
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
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
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
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
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

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
未列於國風者以為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
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
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
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
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
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
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
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
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

子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説而小雅
之道備矣謹對

問君子能補過

對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朝而為盜跖莫而
為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亦晚矣雖
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也孟僖子
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人
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鄹人之子也楚之子
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言曰孔
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夫有

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父督之亂無罪而絕於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畏其霸以僖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歿之後左丘明懼後世不知夫僖子之功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昔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其無過之為能而稱其改之為善然則補過者聖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

謹對

問侵伐土地分民何以明正

對三傳侵伐之例非正也左氏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觕曰侵精曰伐穀梁包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愚以謂有隙曰侵有辭曰伐齊桓公侵蔡隙也蔡潰遂伐楚辭也司馬九伐之法負固不

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然則負固不服者近乎
際賊賢害民者近乎辭周之衰也諸侯相吞而先王
之疆理城郭蓋壞矣故侵伐之間夫子尤謹而書之
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諸侯之侵地者猶不容於
春秋而況包人民驅牛馬載桓公侵蔡不書所侵之
地者侵之無辭也楚子入陳鄉取一人謂之夏州春
秋略而不書以謂驅民之非正也嗚呼春秋之際非
獨諸侯之相侵也晉侯取天子之田而陽樊之人不
服焉又知春秋之不忍書乎此也謹對
問魯猶三望
對先儒論書猶之義者可以已也愚以爲不然春秋
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也
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
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
幸之之辭也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
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
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
見一二斯可矣故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者閔其不
告月而幸其猶朝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
而幸其猶三望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

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備言之耳春秋之書三望者皆為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穀梁傳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且夫魯雖不郊而猶有三望者存焉此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絶矣或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子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而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所以存周之遺典也范甯以三望為海岱淮公羊以為太山河海而杜預之說最備曰分野之星及國中山川皆因郊而望祭之此說宜可用謹對

問魯作丘甲

對先王之為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為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賦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故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唯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其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為農而責之

以工也是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為古者四丘為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四丘而後為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夫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且夫變古易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反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故愚曰穀梁之說是謹對

問雩月何以為正

對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天之應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脩其德使之無愧乎其中而又何禱也雖然當歲之旱也聖人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故為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愛人之心而已也為傳者不達乎此而為是非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為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

者為旱請也吉人之重請以為非讓也嗚呼為民之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澤未盡入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爲凡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故雩書月一時之旱故雩書時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以為又雩者聚衆以逐季氏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雩記旱也旱記災也故愚以此為例謹對

問大夫無遂事

對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於千里之外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以利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所譏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

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
如此之相遠豈可以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
學為臣之法也謂遂之不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
而為專謂遂之皆譏則愚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
故曰觀乎當時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詔之罪
而當時之名臣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
民陳湯發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
於春秋矣謹對

問定何以無正月

對始終授受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書首時
事在二月而書王二月事在三月而書王三月者例
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書正
月隱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莊元
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所以揭天子之正朔
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
無君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諸
侯皆踰年即位而書正月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晉
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嘗試
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終始之正而備即位之禮
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

禮者一隱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位之禮者六桓公莊公閔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後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道終然未嘗有踰年而後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之元年魯之統絶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後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當國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此定之所以無正月也公羊傳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辭而何休以為昭公出奔國當絶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為微詞嗚呼昭公絶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魯遂無君矣穀梁以為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觀莊公元年書正則不言而知其妄矣謹對

問初稅畝

對古者公田曰籍籍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

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已悔過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蝝生公羊傳曰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為宣公懼災復古故其後大有年愚以為非也按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嘗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謹對

易解　十八變又而卦　八變而成卦

四營為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為十八變也三變之餘四數之得九為老陽得六為老陰得七為少陽得八為少陰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九九六六為老七八為少其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為老其次為少則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稗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於復姤而

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曷嘗有進其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爲易固言之矣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爲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爲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奏議

郊祀奏議

劄子奏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設祠一作呈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 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

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
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
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
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
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
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
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
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為
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
徧于群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
[illegible]而獨[illegible]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
望柴祭上[illegible]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
山川必無[illegible]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
臣以知古者[illegible]祀上帝則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
序曰昊天有[illegible]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
明文而說[illegible]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
而皆歌豐[illegible]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
大不然豐[illegible]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
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
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

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攷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

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元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勑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

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　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　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内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

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已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于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廕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

祇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一有商字）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父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為

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
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
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
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
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
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
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
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
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
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

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
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
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
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
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
未有軍營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
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
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
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
天又三年一祀地是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

為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愈遠神祇必不顧享非所以為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為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為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為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

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
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
是長不親事地矣三年間郊當祀地之歲而暑雨不
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
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
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
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
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唯享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
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之則有吉凶

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
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
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
史冊往鑒甚明可爲寒心 伏望 陛下詳覽臣此章
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
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 陛下謹守
太祖建隆 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
敉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
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
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

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早以時定取進止

貼黃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朝後郊亦三代之禮也奉聖旨令集議官集議聞奏

論時政狀

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西海騷

動行路怨咨自宰相巳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
惷不識忌諱乃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𩔗陋不足
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
不便以至於臺諫二三人者李某蔡某締交唱和表
裏之人也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
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
肯始終膠固不渝澣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
不願撿詳如迯仇讎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
近者中外讙言 陛下巳有悔悟意道路喧於變如蒙
大賚實望 陛下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滌乖僻追

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盖不過使監司
體量抑配而巳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
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知隣雞之不可攘而月
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 陛下以為此
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如醫者之用毒藥
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 陛下
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
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巳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
論以聳動 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巳
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四人者一失其心則

足以生變今 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
行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
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
間貶殺軍分有司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
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
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
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 陛
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
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士莫不悵恨者以
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

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
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
十以上便不能誦憶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
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
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
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 陛下
勿復言此民憂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源有
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日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
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 陛下扶板
蕩而止土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

士心樂併告　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史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　陛下以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乃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為　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為既行青苗錢使一作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之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勠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維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獲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雖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莫不破壞是以為之計謀游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　陛下為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所　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赦謝伏引領

以待誅殛

辯謗劄子

臣今月七日見臣弟轍與臣言趙君錫賈易言臣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詩揚州僧寺欣幸先帝上僊之意臣今省憶此詩自有因依今具陳述臣於是歲三月六日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當迤邐往常州是時新經大變臣子之心孰不憂懼至五月間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傍語笑其間一人以兩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帝一作官家其言雖鄙俗不典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於至誠又是時臣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身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書之當道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僊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事理明白無人不知而君錫等輒敢挾情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所貴今後臣子不為仇人無故加以惡逆之罪取進止

奏狀

準尚書省劄子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於揚州僧
寺留題詩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蘇軾
具留題因依實封聞奏
右臣所有前件詩留題因依臣已於今日早具劄子
奏聞訖乞檢會降付三省施行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

縣榜附 一本作書濟衆方後

先朝值夷狄懷服兵革寖息而又體質恭儉在位四
十有二年宮室苑囿無所益故民無暴賦橫徭而生
齒滋繁墾田日廣至于法令則去苛條尚寬簡守令
則進賢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庶
惠以廩惸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筭弛鹽榷之
利故能道迎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
膚而淪骨髓矣然猶慊然憂下民之疾疢無良劑以
全濟於是詔太醫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策
鏤板模印以賜郡縣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
以康寧之福躋以仁壽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
逾一紀窮遠之民或莫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
也乃書以方版揭之通會不獨流傳民間痊痾愈疾
亦欲人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儻不以是為誚歲一

檢案之使無遺毀焉

右具如前須至榜示嘉祐七年正月日

舉黄庭堅自代狀

蒙恩除臣翰林學士伏見某官黄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瓌瑋之文妙絶當世舉以自代實允公議

舉劉景文狀

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官劉平以孤軍來援姦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而死平有數子皆才用絶人不幸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西京左藏庫副使權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兼東南第三將劉季孫則平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雖文臣中亦未易得而其練達武經講習邊政乃其家學至於奮不顧身臨難守節以臣度之必不減平今平諸子獨有季孫在而年已五十有八雖備位將領未盡其用伏望朝廷特賜採察擢置邊郡要害之地觀其施爲别加陞進不獨爲忠義之勸亦以廣文武之用如蒙朝廷擢用後犯入己贓及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

舉趙德麟狀

右臣聞之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邪

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
畢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河間東平之
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為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
宗孝恭文章如白輿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
至宰相者有九人爲自建隆以来累聖執謙不私其
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
神宗皇帝寶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
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
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夫豈無人盖朝廷未
有以大聳勸之耳臣伏見左承議郎簽書潁州節度
推官廳公事趙令畤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
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
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
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
遠猶當擢用而况近託肺腑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
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
動宗室觀示海內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
廢其請也若後不如所舉甘伏朝典

赴英州乞舟行狀

臣某言近准誥命落兩職追一官謫守嶺南小郡臣

尋火急治裝星夜上道今已行次滑州而自聞命已來憂悸成疾兩目昏障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攣弱六十之年頭童齒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長而所負罪名至重上辜恩義下愧平生傷血氣憂痛飲食所以疾病有加無瘳加以素來不善治生祿賜所得隨手耗盡道路之費囊橐已空臣本作陸行日夜奔馳速於赴任而疾病若此資用不繼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雇人買馬之資無所從出道盡途窮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恃此為命而木將沉臣之衰危亦云極矣竊伏思念得罪以來三經

赦命聖恩保全終付一郡豈期聖主至仁至明尚念八年經筵之舊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強衰病之餘生犯三伏之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則僵仆中途死於逆旅之下理在不疑雖罪累之重不足多惜而死非其道則非仁聖不殺全育之意也輒已分散骨肉令長子帶往近地躬耕就食臣只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赴任所貴醫藥粥食不至大段失所臣切揣自身多病早衰氣息僅屬必無生還之道然尚延晷刻於舟中畢餘生於治所雖以瘴癘死於嶺表亦所甘心比

之陸行斃於中道藁葬路隅常爲羈鬼則猶有間矣恭惟　聖主之德下及昆蟲以臣曾經親近任使必不欲置之死地所以輙爲行舟之計敢望天慈少加憫惻臣無任

奏乞封太白山神狀　附爲太守宋選作

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祀典按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爲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飢饉粒食將絕盜賊並興臣孫之首遑遑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齋戒差官往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猶猶若有驅導既至之日陰風凛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弥四方化爲大雨罔不周飫破驕陽於鼎盛起二麥於垂枯鬼神雖幽報荅甚著臣竊以爲功効至大封爵未充使其昔公而今侯是爲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爲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亞五岳若賜公爵尚虛王稱校其有功實未爲過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者

上初即位論治道二首代呂中公

道德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内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内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眼未有父子相圖心眼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見於色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强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内如盜賊之讐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深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

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其子可乎爲
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
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墳刑多殺則曰
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厚使斂則曰吾以強兵
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
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
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
則與衆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所人君
者天下公共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

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
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
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
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
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
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
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
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無不成今之說
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恩愛如是則可不
如奪生不如殺免不如禁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

下此不可不辨也

刑政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illegible]也昔漢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定之律九篇而[illegible]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至晋條目滋章斷罪所用[illegible]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而姦盜不勝民無所[illegible]唐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敕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黈纊塞耳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況察人於耳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鉤考簿書責發細微自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略於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貨權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為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illegible]以予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興利

以聚財者人曰社稷之福省費以養財者
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國之本而
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搖
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南蠻
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略計其費不下五十萬緡
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往糴以利沿邊皆有九年
之蓄西夷北虜望而不敢近矣趙充國有言湟中穀
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煩刑
賊民而邊鄙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凡
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計
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臣之私計豈
不過甚矣哉

表狀

代晉寧王賀冬表

七日來復陽既進而歲功成八風不姦樂已調而君
道得惟聖在御與天同符恭惟 皇帝陛下嗣守洪
基丕承先志法小毖以求助期既醉之太平淵默臨朝
順陽道之消長清淨爲治俾物類以昭蘇受福無
疆成功不宰臣猥以暗弱仲荷誨憐敢先百辟之朝
以祝萬年之壽

謝御膳表

臣伏蒙聖恩特賜寬假將理今月七日又再蒙中使臨賜御膳問其治療之增損督以朝參之日辰臣下履淵冰上負芒刺蹄涔鮮小能延兩耀之光寸草何知莫報三春之澤正使豚魚幽陋木石堅頑亦將激勵忘軀奔走赴職而臣尚有無厭之請敢守不移之愚在法當誅原情可憫實以負薪之疾積有歲時勿藥之祥恐非旦夕終願江淮之一郡以安犬馬之餘生尚冀此身未填溝壑於異日別効涓涘

代滕達道景靈宮奉安表

衣冠出遊巍乎宮闕之盛祖考來格燦然日月之明新禮光前備文範後繼以作解之雷雨仍收繪像之子孫登觀華夷淪浹枯朽霑以祀無豐昵恭不欲耽自仁率親故同宮而合享惟聖作則實考古而便今庶民子來五福交應蔚山河之增氣紛嶽瀆以來朝仙木蟠根五聖既聯於龍衮靈芝擢秀九莖復出於齋房

皇帝陛下舜孝格天堯文冠古損益漢唐之典故潤色祖宗之規摹壽考萬年永作人神之主本支百世共承宗廟之休臣出守遠方阻觀盛禮會祠壇下莫覩煒然之光絀滯周南竊興命也之嘆

上皇帝賀冬表

易稱来復盖知天地之心禮戒無爲以待陰陽之定恭惟 皇帝陛下堯仁冠古舜孝通神種德兆民躬行文景之儉游心六藝灼知周孔之情人既和而歲自豐天不遠而壽無極臣久緣衰疾待罪江湖莫瞻北極之光但望南山之祝

上太皇太后賀正表

堯曆授時夏正建統氣迎交泰之會祥應重明之朝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道無能名德博而化天人所既沐羲易之盛謙慈儉不居得老氏之三寶時維五福集清宮臣職守江湖心馳象魏天威咫尺想聞清蹕之音眉壽萬年遂奉稱觴之慶

擬作

代侯公説項羽辭 并敘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間走見獲於楚項羽常置軍中以爲質漢王遣辯士陸賈説項羽請之不聽後遣侯公羽許之遂歸太公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史闕其所以説羽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作代侯公説項羽辭

漢王四年遣辯士陸賈東說項王請還太公項王弗聽賈還漢王不懌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在軍中而未知名乃造進而言曰秦為無道荼毒天下戕人之父刑人之子如刈草菅大王奮不顧身建大義除殘賊為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且定民之父子室家皆得保完以相守也其慶大矣宜與太公享萬歲無窮之歡不幸太公拘於強虜以重大王夙夜之憂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諸臣未有輸忠出奇以舉太公之屬車蹈義死節以折項王之狼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議漢為無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願先即辱國之誅漢王嘻嚱曰吾惟不孝不武而太公暴露拘辱於楚者三年矣吾重念天下大計未獲即死之此吾所以早夜痛心疾首東嚮而不忘也願為之柰何侯公曰臣雖不敏願大王假臣革車一乘騎卒十人臣朝馳至楚壁而暮與太公驂乘而歸可乎漢王愓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賈天下之辯士吾前日遣之智窮辭屈抱頭鼠竄顛狽而歸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前日之遣賈也恃之為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辱

而歸是大王氣衰而心挫也宜有以深鄙臣也且大
王一失任於陸賈乃遂懲艾以爲無足使令者是大
王示太公之無還期待天下爲無士也漢王曰吾豈
忘親者耶顧若無足以辦此且項王陰忮不仁徒觸
其鋒與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趙平原君苦秦之侵欲
結楚從也求其可與從適楚者二十人蓋擇於門下
也食客數千得十九焉其一人無得也最下客毛遂
請行平原君不擇而與之俱卒至强楚廷叱其王而
定從於立談之間者毛遂功也日者趙王武臣見獲
於燕以其臣陳餘張耳之賢擇人請王往者十輩無

一返者終於養卒請行朝炊未終乃與趙王同載而
歸此大王之所知者臣乃今日願爲大王之毛遂養
卒大王何慊不辱平原餘耳之聽哉漢王曰善即飭
車十乘騎卒百人以遣侯公侯公至楚晨扣軍門謁
項王曰臣聞漢王之父太公爲俘囚臣切慶大王獲
所以勝於漢者前日漢王遣使請之而大王不與至
將意焉臣切爲大王似不恤楚矣項王嗔目大怒叱
侯公曰若自薦死乃欲爲而主行說以僥倖也且吾
親與人角而獲其父固將甘心焉今乃言無恤者何
也侯公曰臣以區區之身備漢之使而有謁於大王故大

王以臣爲漢游説而忘忠楚也大王試幸聽之使其言有可用則楚漢之大利兩君之至歡豈臣之私幸也使其言無可用則臣徐蹈鼎鑊以從太公之烹蓋未晩也項王曰太公之不得歸必矣若將何言侯公曰夫漢王失職怏怏而西因思歸之士收豪傑之伍舉梁漢之師下巴蜀之粟并三秦之齊魏日引而東以與大王決一旦之命大王視其志固將一天下朝諸侯建七廟定大號爲萬世基業耶抑將區區徇匹夫之鄙爲曾參之孝而已者耶且連兵帶壘與楚百戰以決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軍覆將死自救

暇凡所以運奇決敵爲大王之勍敵者在漢王與請將了事耶抑太公實爲之也耶雖庸人孺子固知之然則太公獨一亡似人耳不足爲楚漢之輕重大王幸虜獲之而禍福實係焉視其用之如何耳得所以用而用之者強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爲失其所用不若不獲之爲善也大王所以久拘而不歸者固以要之哉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則權在我要而不能致則權在人權之所在以戰必克則要者名也歸者實也大王苟不得志於名當遠收効於實無爲兩失而自遺其患是以臣竊爲大王慎惜此舉也大王

因嘗置之俎上而命之矣彼執之曰必欲烹之願分
羹焉且父子相愛之情豈相遠哉方漢王窘於彭城
二子同載推墮捐之弗顧也安知其視父不與子同
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微誠篤於愛父固將捐兵
解甲膝行頓顙於楚之轅門為之請一旦之命令勵士
方力督戰方急無一日而忘於楚從事與其志在天
下無以親為也大王今不歸之以收其實將久留之
以執其名此曰似不恤楚也項王怒氣少息徐曰願
吾所憚者漢王爾其父何與耶且漢王親以其身投
吾掌握者數矣我常易而釋之今乃曰東向必欲亡

楚而後已設吾深仇之欲菹醢其父聊快於一時況與之
歸耶侯公曰辱大王幸賜聽臣臣請言其不可者夫首建
大義誅暴秦者惟楚世為賢明顯名於天下者惟楚天下
豪傑樂從而爭赴者惟楚被堅執銳為士卒先所向摧靡
莫如大王兵強將武百戰百勝莫如大王諸侯畏慴惟所
號令莫如大王割地據國連城數十莫如大王大王持此
數者以令天下朝諸侯建大號何待乎今然而為之八年
智窮兵敗王體日促反為漢雌大王嘗自知其所以失乎
項王曰吾誠每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試論吾所以失者侯
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事乎夫財均則氣均氣均則敵偶然

後勝負之勢決於一時今大王求與漢傳方布席從
手未及投地而驟以已資推遺之已而財索氣竭徒
手而校之則大王之勝勢去矣夫仁義禮智所以取
天下之資而制敵之具也大王乃棄資委具以為無
所事以故漢皆獲而收執之與所以自引而東視大
王如無也項王曰何謂棄資委具侯公曰夫秦民之
不聊生久矣漢王之入關也秋毫無所犯辭秦之召
約法三章民大慶悅惟恐其不王秦也大王之至燔
燒屠戮酷甚於秦秦人失望何以為仁大王始與諸
侯受約懷王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出萬死不顧一生

之計叩關決戰降俘其主以待大王而大王背約遷
之南鄭何以為信大王以世為楚將方舉大義不立
其後無以令天下遂共立懷王而禀聽之及天下且
定乃陽尊為帝而放殺之何以為義以范增之忠陳
平之智韓信之勇皆人傑爭天下者視此三人為之
存亡然而增死於疑平信去而不用何以為智是以
漢王於其入關也天下歸其仁其還定三秦也天下
歸其信為義帝縞素也天下歸其義其用平信也天
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資可畜之具惟其委
棄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執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

稅駕也方今之勢漢王者高資富室也大王者窶人
也天下者亦人也市人不趍窶人而趍高資富室明
矣然則大王今日之資恃有一太公爾天所以相楚
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紓旦夕之急臣恐漢
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資遺漢且將索
然而為窮人矣此臣所以為大王寒心也夫制人
之與見制於人克人之與見克於人豈同日而語哉
願大王熟計之項王曰孤所以恩漢者亦至矣然去輒
背我今其父在此猶日急鬬誠一旦歸之徒益其氣
爾侯公曰不然臣聞懷敵者強怒敵者亡大王於漢有之

慢而制之乃欲怒而鬬之臣意天溺大王之衷將遂孤
變矣大王誠惠辱一介之使護太公且致言漢王曰
前日太公播越於外羇旅敝軍獲侍盥沐者三年于
茲而君王方深咎過之是以下國君臣未敢議太公
之歸今君王勅駕迎之孤恐父稽君王日暮問安侍
膳之歡敢不承令敬遣下臣衛送太公之屬車以還
行宮孤亦願自今之日與君王捐忿與暇綏平昔之
歡君王有以報不穀者皇天后土實與聞之如此而
漢不解甲罷兵以荅大義則曲在彼矣大王因之號
令士卒以趍漢王此秦所以獲晉惠公也今大王不

辱聽臣臣無所受命而歸漢王固將慟哭於軍曰楚
之讎我者深矣使者再返而太公不歸矣且號為舉大
義除殘賊拯萬民終之有不共戴天之讎何面目以
視天下今日之事有楚無漢有漢無楚吾將前死
楚軍不返顧矣漢王持此感怒士心整甲而趨楚軍
與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尸也項王曰善善聽公姑
無煩公第還語而王令罷兵吾今歸之矣侯公曰與
又不可夫智貴乎早決勇貴乎必為早決者無後悔
必為者無棄功王陵楚之驍將也一旦亡去漢大王
拘執其母將以還陵也而其母慷慨對使者為陵陳

去就之義勸陵無還遂伏劍而死故天下皆賢智其
母而莫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羈抑於大王之軍久
矣今聞使者再返而大王無意幸赦還之臣竊意其
變生於無聊不勝恚辱之積一旦引决以蹈陵母之
義則大王悔恐自失雖欲回漢軍之鋒不可得矣臣
聞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方今大
王粮匱師老無以支漢而韓信之軍乘勝之鋒亦且
至矣大王雖欲解而東歸不可得矣臣願大王因其
時而用其機急歸太公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
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大王解甲登壇建號東帝以撫

東方之諸侯亦休兵儲粟以待天下之變漢王老且厭兵尚何求哉固將世為西藩以事楚矣項王大悅聽其計引侯生為上客召太公置酒高會三日而歸之太公呂后既至漢王大悅軍皆稱萬歲即日封侯公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者故號平國君焉

擬孫權答曹操書

權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劉備以自効書辭勤款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曉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懷固陋敢畧布昔田横齊之遺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猶能以力自剄不肯以身辱於劉氏韓信以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於陛下自古同功一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以翦伐承平則理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僕先將軍破虜遭漢陵夷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寢故依袁術以舉義師所指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祿早世先兄伯符嗣命馳驅鋒鏑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恥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袁術亦僭位號乃

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
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為之業耳不幸有荆軻舞陽之
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遺以
來卧薪嘗膽悼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
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德
顯於吳權若效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戮豈不
墜其家聲耶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
官之亂纔息董卓之禍復與傕汜未誅袁劉割據天
下所恃惟權與公及劉備二人耳比聞卓已[illegible]魏天
子反正僕意公當掃[illegible]堅同獎王室上助天子與
廟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
足下乃有欺孤之志威挾天子以令天下妄[illegible]僭
數陰搆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蹈覆車
也僕與公有婚姻之舊加之同好相求然自聞求九
錫納楙房不唯同志失望天下甚籍籍也劉備之兵
雖少然僕觀其為人雄材大畧寬而有容拙於攻取
巧於馭人有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
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為今海內所望惟我二人
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孔明左提左挈以就大事
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殺昭與備僕豈

病狂也哉古諺有之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僕與劉備
實有脣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
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
存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以
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禍足下
意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
以身託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措此尺寸之士者
哉特以公非所託故也荀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
勸公讓九錫竟使憾使卒憂死料僕與公有赤壁
之隙雖復盡釋前憾然未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
嶸翊一匹夫耳何能爲我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陣之
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子弟實在公側怨讐多矣
其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及即位猶下三族之令
朔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於九錫其
肯赦僕於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內奇士足
下殺之如皁隸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右
者即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復悔耶甘言重幣幸
勿復冊

制誥

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

門下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帝王之典莫大承天朕以
眇眇之身煢煢在疚永惟置器之重惕若臨淵之深
承明繼成思有以迪先王之烈紹志述事未足以慰
天下之心仰繫毋慈總攬政體緝熙百度和樂四方
賴帝睨臨海寓寧乂三垂之兵靡警萬邦之年屢豐
庶幾大同光嗣成美深惟六聖之制必躬三歲之祠
維茲肇禋屬予訪落喪有以權而從縗祭無以卑而廢
尊顧言總章古重宗祀以敎諸侯之孝以得萬國之
心我享雖天下武式文王之典大孝嚴父孔子謂周
公其人追惟先猷嘗講茲禮包舉儒術咨諏縉紳劃
六經放逸之文斥衆言淆亂之蔽嘉與四海靈承一
天革顯慶之兼尊隆永徽之專配成於獨斷昇予冲
人遵遺敎於前著成法於後涓涓吉日良輯上儀奉
疊琳宮奠玉路寢神之弔矣燕及皇天誰其配之既
右烈考於時夙齋輅之駕被袞冕之章備庶物之微
追三牲之養靈游而風馬下孝奏而日月光惕然履
霜詎勝悽愴之意愛然出户如聞歎息之聲秩祐賚
我思成侍臣助予惻楚既迄成於熙事敢專饗於閟
休宜布洪恩以暨諸夏云云於戲漢庭祀帝著於即
阼之踰年唐室施仁固以御門之吉日蓋禮盛者文

縟澤大者流長尚賴文武之英屛翰之舊協恭致治
以輔邦家

元祐三年六月德音赦文

門下朕以眇躬獲御大器仰　聖后之慈訓荷　先
烈之永圖四載于茲涉道尚淺凜然祗惕若履淵冰
思所以慰安人心奉若天道常慮一夫之失所以傷
萬物之太和蠲苛去煩夙夜願治迺自去冬連月降
雪輿常令春已來又陰不霽農民失職商旅不通比
屋之間凍餒彌甚常寒之罰咎在朕躬惟日兢兢以
圖消復深精致禱神眷未孚克已自持協氣無應切
慮四方獄犴冤滯尚多上役煩興人咨吁怨讟或縲
繫之變以干陰陽之和且均渙恩以召善氣云云於
戲遇災祗戒聿脩信順之誠正事布和庶獲天人之
助洛爾中外咸體朕懷

樂語

集英殿春宴教坊詞

教坊致語

中和化育萬壽排場

臣聞人和則氣和故王道得而四時正今樂猶古樂
故民心悅而八音平幸此聖朝陶然化國飭三農於
涂介維莫之春興五福於太平既醉以酒共惟　皇

帝陛下乘乾有作出震無私憲章六聖之典謨斟酌
百王之禮樂天方胙於舜孝人已誦於堯言故得彝
倫敘而水土平北流動道主人退而蠻夷服西旅在
庭稍寬中共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麴蘗群賢而
懸音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莫致天顏
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名盡野人之寸心臣猥以賤工
叨應法部幸獲望雲之喜敢陳擊壤之音不揆蕪才
上進口號

口號

萬人歌舞樂芳辰長發恩深第四春今下風雪常白

信特來卓木豈知仁璿璣已正三階泰玉琯初知九
奏純熙又欲年年同此樂故應相繼得元臣

勾合曲

太平無象蓋萬物之得時和氣致祥啓八風之從律
大合鈞天之奏允諧治世之音上奉嚴宸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斑白之老既無負戴之勞齠齔之童亦遂嬉遊之樂
行歌道路聯袂闕庭仰奉宸慈小兒入隊

隊名

初成莫春服來獻太平謠

問小兒隊

聚戲里閭豈識九重之奧成文綴兆忽隨六樂之和
宜近彤墀悉陳來意

小兒致語

臣聞春為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
其身故飲食盡忠臣心遊豫為諸侯度方逢旦之
無章翔嗣歲之有年大啓璧門肅陳樂宜其性皇
帝陛下道隆而德備曾文而性仁總攬群材盖天授
之神策澄清無政故民歙以寶符頒良辰樂事之難
并宜群臣嘉賓之並集廣場千歩方山立於衆工大
樂九成圖海函於雜技臣等沐浴膏澤咏歌昇平幸
以髫髦之微得參舞羽之末敢干宸聽伏候俞音

勾雜劇

臚傳巳久陛楯將更宜資載笑之歡少進群優之技
緩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清歌屢奏盖曲盡於下情妙舞載陳亦不遺於小物
既畢沛風之和稍同沂水之歸再拜天堦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燕私之樂下侍於臣工靡曼之觀聊同於俚俗審音

所作振袂稍前上奉宸歡　畢女童入隊　隊名
瑞日明歌翔仙縱動舞衣

問女童隊

工師奏技侍衛從觀頎游女之何施集彤庭而有待
欲知來意宜悉敷陳

女童致語

妾聞聖人授民以時王者與衆同樂故倉庚鳴而蟄蟲
女出游魚躍而璽沼春蓋良辰豈易得哉亦賢者而
後樂此伏惟　皇帝陛下溫恭允塞緝熙光明學無
常師文武識其大者仁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齊泰

階之六符走重譯之萬里天人並應禮樂將興
璽土之賤儆敢度乾坤之廣大萬舞九奏雖未象於
成功間歌三終亦庶幾於頌德欲殫末技以効寸誠

勾雜劇

風斜御柳既窮綺麗之觀日轉庭槐少進詼諧之戲
再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翠袖風回已盡折旋之妙文茵霞卷尚觀顧盼之餘
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齋日致語口號

旋復陰陽配五爻於六幹旋彌歲月與元日爲三申
神后降鑒今當年曾孫劾誠於茲旦不煩巧歷自契
眞符道係讖謠天人協應　太皇太后陛下功高任
姒德配虞上推頌託之心下布仰成之政寶慈與
儉蹈老寔之戒規劾狄安邦襲烈武之餘慶三朝順
履萬壽維新維絳縣之老人難窮甲子如楚南之靈
木莫計春秋臣賤等草茅心傾葵藿採民謳於擊壤
劾樂語之陳詩
嫓皇得道自神仙金母長生不記年甲子會逢三朔
旦歲星行看百周天消兵漸覺腰無犢種德……

右曰彫管何人書後會椒花椿頌一時編

黃樓致語口號

百川迓登五穀登場初成百尺之樓適及重陽之會
高高下下既休畚鍤之勞歲歲年年共觀茱萸之美
共惟知府學士民人所恃憂樂以時度餘力而取羨
材因備災而成勝事起東郊之壯觀破西楚之淫名
賓客如雲來四方之豪傑鼓鍾隱地竦萬日之觀瞻
實與斧民長爲佳話
一新柱石壯嚴闉更值西風落帽辰不用游從誇燕
子直將氣焰壓波神山川尚遶當時國城郭猶飄廣

陌塵誰凭欄干賞風月使君留意在斯民

趙倅成伯母生日致語口號

昔年占夢適當重九之佳辰今日獻香頭祝大千之遐筭慶婦姑之同日雜茱菊以稱觴殺雞已效於龐公剪髮敢資於陶母但其叨居樂部忝預年家不度蕪村上塵口號

令朝壽酒泛黃花鬱鬱葱葱氣滿家頗得唐兒舞一曲莫嫌國小向長沙

王氏生子致語口號

人中五日知織女之暫來海上三年喜花枝之未老于協紫衙之夢歡傾白髮之兒好人相逢一杯徑[illegible]氏以草人女郎蒼梧仙裔南海貢餘憐謝瑞之早孤潛炊相助嘆張鎬之沒興遇酒輒歡采楊梅而朝飛辟于青蓮而暮返長齋玉女之年貌未厭金膏之掃除萬里乘桴已慕仲尼而航海五絲繡鳳將從老子以俱仙東坡居士尊俎千峯笙簧萬籟聊設三山之湯餅共傾九醖之仙醪尋香而來萮天風之引步此與不淺烱江月之升樓

羅浮山下已三春松筍穿堦晝掩門太白猶逃水仙洞紫簫來問玉華君天容水色聊同夜髮澤膚光自

鑑人萬户春風為子壽坐看滄海起揚塵

寒食宴提刑致語口號

良辰易失四者難并故人相逢五斗徑醉況中年離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間時乎不可再來賢者而後樂此恭惟提刑學士才本天授學為人師事業存乎斯民文章蓋其餘事望之已試於馮翊翁子暫還於會稽知府學士接好鄰邦締交册府奚逆之契義等於天倫不腆之辭意勤於他主力講兩君之好可無七子之詩欲使異時爭傳盛事

雲間畫鼓疊春雷千騎尋芳戲馬臺半道已逢山簡醉萬人爭看謫仙來淮已按部威尤凜歷下懷仁百重回還把去年留客意折花臨水更徘徊

東坡續集卷第八

[illegible]

[illegible]